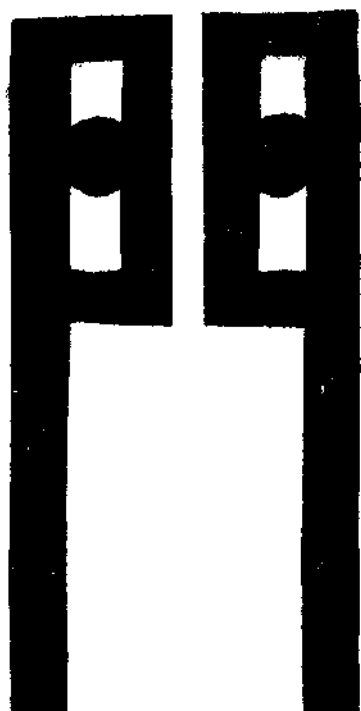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南國社話劇股

第三期 第一次公演

卡 門

原作者 法國梅禮美先生

改譯兼導演 田漢先生

登 場 人 物

劇 中 人

卡門 (Carmen)

唐和遂 (Don Jose)

嘉西亞 (Garcia)

盧卡斯 (Lucas)

梅禮美 (Merimee)

蘇威拉 (Francisca Sevilla)

鄧凱洛 (Dancaro)

里拉斯巴斯替 (Lillius Pastia)

看守

多羅西亞 (Dorothea)

兵士 A

兵士 B

兵士 C

班長

排長

中校

吉卜西女

舞女

學生

觀眾

女工們

門房

扮 演 者

俞珊女士

金儀

邢大同

宗暉

孫師毅

千里

王道源

黃惶

李化

朱尙權女士

孤侶

張恩襲

王信

俞啓威

張譔

張惠靈

吳似鴻女士

白英女士

劉菊菴, 黃榮華

社員

女社員

白珂

CARMEN

——六幕社會劇——

田 漢

第 一 幕

高聳于西班牙 Sevilla 城外，Quadalquivir 河邊之
烟草工場。及工場大門前之衛兵崗位。

西班牙 Almanza 聯隊底龍騎兵三四人正在服務——有
的在打瞌睡，有的在頑牌。

祇有生長 Basque 底 Baztan 谷的 Elizondo 的一位
班長，他的名字叫 Don Jose Lizzarrabengoa，很忠實的
在盡他的職務。

我們的戲的第一句台詞從那頑牌的士兵 A 的口裏發出。
那時他手裏的牌已操勝算。

兵士 A 要不要看？

兵士 F 要。

兵士 A 我早知道你是偷雞。……（收錢）

兵士 B （把牌一丟）他媽的！（急急洗牌）

Don Jose 喂，別頑牌了。闖頭人家看見了像什麼樣子？

兵士 A 現在日子太長了，不頑頑牌怎麼得這幾點鐘完呢？

兵士 B 班長，你也來頑頑罷。咱們兩個人頑，實在太不夠陣兒了。

兵士 A 對呀，咱們三個來罷。

Don Jose 我不要來。

兵士 A 您老那麼坐着不太苦了嗎，班長？

Don Jose 苦？我們軍人本是來吃苦的。

兵士 B 咱們西班牙人可不是爲着受苦來當兵的，班長。

Don Jose 那麼難道還爲着享福來的麼？

兵士 B 自然也不是爲着享福。

Don Jose 那麼爲的是什麼呢？

兵士 B 唉，班長，爲着沒有法子呀。你想我們西班牙這幾年也夠亂了。到處都是土匪，想要種田也種不了，做生意又

沒有本錢，沒有法子纔來當兵啊。

Don Jose 這是你們當兵的目的嗎？該死該死！

兵士 A 那麼據班長說應該怎麼樣纔是我們當兵的目的呢？

Don Jose 你沒有聽得上官每天告訴我們的嗎？我們吃了國家的錢糧，就應該替國家殺敵致果。

兵士 A 是呀，上官每天這樣告訴我們，可是我總覺得還是不放心，總覺得想問又不敢問。

Don Jose 你有什麼疑問嗎？問我好哪。

兵士 A 上官不是每天叫我們替國家殺敵致果嗎？可是到誰是誰的國家，誰是我們的敵人呢？

Don Jose 該死！連這一點都沒有搞清楚，自然國王就是我們的國家，不守王法的老百姓就是我們的敵人。

兵士 B 班長，這就把我們更弄得胡塗了。我們每天吃的錢糧不分明是國王從老百姓身上要去的嗎？那麼一來，就成了，吃老百姓的錢糧去殺老百姓了。

Don Jose 唔。道理是有些道理，不過你們不要這樣想。給上官知道了，龍騎兵就當不成了。

兵士 A （稍停）那麼，班長你是巴士開人，怎麼到我們這裏

來當兵的呢？

Don Jose 我是怎樣來當兵的麼？說起來話長呢。——我家裏可不是平常人家。你到 Elizondo 去可以看到用羊皮紙寫的我們的家譜。我家裏本要我把書念好去做神父的。可是我太不成材，太愛打網球了。我們 Navarre 人一打起網球來會把什麼都忘記的。有一天一個年輕的 Alava 人和我比賽，他輸了，和我合口，我們拿起 Maquilla（棍棒）就打起來了，結果又是我贏了，不過贏是贏了，因此我就不能不離開故鄉，逃到西班牙了。在路上遇着我們的聯隊纔當起兵來了。

兵士 B 這麼說起來，班長你可不也是沒有法子纔來當兵的嗎？

Don Jose 唔。也可以說。不過既當了兵總得盡當兵的義務。

喂，（推一打瞌睡的兵士）不要睡覺！

兵士 C（驚醒）噯呀。什麼時候了？

兵士 A 快吃飯的時候了。

兵士 B（大笑）真的，這傢伙吃了就睡。

Don Jose 睡得和狗似的！

兵士 C 哼！班長，難道我們還不是狗嗎？我看我們正是這個烟草公司老板的守門的狗呢。昨天晚上排長派我到老板的門口守衛，我祇見他那麼晚還在裏面和許多女人飲酒作樂呢，他媽的！那時候我想我們幹嗎要這樣辛辛苦苦地替他們守衛，我幾乎想逃了！

兵士 A 那麼，你是昨晚沒有睡得夠了。

兵士 C 怎麼不是。

兵士 B 你看我們排長昨晚也像沒有睡得夠似的。

兵士 A 我知道排長昨晚在那地方過夜。——

兵士 B 我也知道。咳，我要做了排長就好了。

Don Jose 做排長也有什麼難！祇要做事情勇敢，謹慎，沒有過失，就不愁不升級了。像 Longa, Mina, 都是我的同鄉人現在做到將官了。Chapalangarra 是和 Mina 一樣的黑人，他做到了上校，我和他的弟弟打過多少次網球，而且他和我一樣是貧寒出身呢。

兵士 B 當兵的誰不望升官發財，不過也要靠命運，像您一到營裏來沒有幾天就升了班長，聽說不久還要升排長，這固然是您的學術好，可也是您的運氣更好。要不然掙扎一輩子

子也是個小兵呢。（又將分牌）

Don Jose 不過就做到了大官假使不能夠回到故鄉又有什麼趣？

兵士 A 哈哈。我說班長您真傻，祇要做了大官還怕回不了家鄉嗎？任憑你犯了多大的罪，一做了官就沒有事了，你不愛回去他們也要撿起你回去呢。

Don Jose 真的嗎？可是我恨不得立刻就回去。

兵士 C 您那樣想起家鄉嗎？咱們 Andalusia 的女人一點也看不上您的眼兒嗎？

Don Jose 水是故鄉的甜，女人也是故鄉的好。我覺得世界上沒有比我們 Navarre 的女孩子再美的了。腰上繫着藍的裙子，頭上垂着兩條辮子。

兵士 A 您是沒有看見咱們 Andalusia 的好的女孩子吧。

Don Jose 看得多啦。不過她們那種樣子不大合我的胃口，我看了簡直有些害怕，不大敢親近她們，她們的像是專和人家開頑笑的，再也沒有一句正經話說。

（工場裏面鐘響了。）

兵士 A 喂！鐘響了！女孩子們吃過午飯快上工了！班長，您到

仔細看一看咱們Andalusia的女孩子們，說一句公道話。

兵士B 看上了好的魚也不妨釣一釣，免得那樣思念家鄉的。

Don Jose 釣什麼“魚”？

兵士B 您不懂得釣魚嗎，班長？我告你罷。看得有好的女人，買條把漂亮的 Mantilla（圍巾）送給她，她是不會拒絕你的，這就是“釣魚”。

Don Jose 得了，我不要釣魚。

兵士B 那麼您幹嗎在那里做釣魚鉤呢？

Don Jose 哈哈，這個嗎？這是釣我槍上的火藥針的。

兵士A 您不愛“釣魚”至少也得去看看她們在工場裏做工的樣子，據說四五百個女工集在一間大屋子裏做捲烟捲，天氣熱的時候她們祇穿一點點衣裳，尤其是年輕的幾乎脫得祇剩一件裏衣呢。

兵士B 你去看過嗎？

兵士A 聽得說。沒有看過。因為不經工場的監察官許可是不能進去的。

Don Jose 他們裏面管理得很嚴，是不是？

兵士A 是，很嚴。不過女人雖然是很弱的，四五百人集合在

一起也就強起來了。她們裏面有一些不安份的，也時常煽動大家起來和老板過不去。像工價太低哪，待遇不好哪。不過那樣一間屋子裝四五百人，在這樣的天氣也實在太苦了。

（已經有許多女工走衛門經過，走向工場裏去了。）

兵士 B （以肘撞 A ）喂，吉卜西（Gypsy）女人來了。在工場頂愛鬧事的女人來了。監察官叫我們注意她。

Don Jose （專心在製鍊的他不免抬眼望之）誰？

（Carmen 穿着露出白絲襪的短短紅裙。絲襪上開着無數的孔。紅摩洛哥皮的可愛的鞋上打着火也似的紅色的結子。故意把圍巾綁下，露出肩頭，尤其顯出插在裏衣上的一大把 Acassia 花，口邊也含着一朵。看她就像 Cordova 裏的小母馬似的擺着纖腰走來。）

兵士 A 好嗎！

Carmen 不見得。（一個個送以流眄，不在乎的回答。）

兵士 B 真是好看得很。

Carmen 那里豈得上龍騎兵。（dragon）

Don Jose （一見不大歡喜這種樣子）嗤！（依然做他的鍊子）

Carmen (爲着他這一“嗤”倒把動女人們人家叫她她不來，人家不叫她她到來了似的貓似的特性引起來了，走近 Jose 用 Andalusia 式的調子。) 喂，這位好哥哥，把你那根鍊子送給我釣金櫃的鑰匙，好不好？

Don Jose 不，不，這我要釣火藥針的。

Carmen 火藥針？哦，你瞧他用起針來了，可知道他是個做花邊的師夫呢。哈哈。

四周圍的人 (都笑) 哈哈哈哈哈！

Carmen 好，心愛的，那麼替我做七碼黑色的花邊罷。我這 Mantilla (圍巾) 上面用的。我最歡喜的做花邊的師夫！好不好？要是好的時候我送你一朵小小的紅花吧。

(她接着把口邊含的 Acassia 花拿下來用指頭彈向 Jose 的眉心。她一笑去了。)

Don Jose (如受彈擊，呆然坐着。望着她到工場裏面去了，低下頭來看見那朵花掉在他兩足間的地下，趁夥伴沒有看見的當兒，他急忙拾起，很珍愛地藏在上衣裏面。)

兵士 A 這個女人怎麼樣？

兵士 B 班長，她愛上了你了。

Don Jose (故裝正經) 這樣的女人要給我們那地方人看見了可了不得。他們每個人都要對她畫十字，以為遇見了妖怪了。怎麼樣？她叫什麼名字？

兵士C 牠叫 Carmen。

Don Jose 你們說她是吉卜西女人？

兵士C 對呀。這種人咱們西班牙住的頂多。

Don Jose 她長得很不錯，祇可惜不大白。

兵士C 這大約因為她們到處流浪給太陽晒黑了。所以她們自己叫自己做 Cales，就是黑人的意思。一說她們是從埃及來的，可是也有人說他們是印度種呢。

兵士A 看不出，你倒這樣清楚他們的歷史。

兵士C 我是聽得一個英國牧師說的。

Don Jose 不是說吉卜西女子對於丈夫很貞節的嗎？

兵士C 是的。很貞節。遇着丈夫有危難的事她們很能夠冒險，耐苦地去搭救。他們中間也很能互相幫助。這也是當然的，他們沒有國也沒有家，在外面流浪到處受人家的欺負壓迫，要不是自己能夠互助可就要更加不行了。

兵士A 可不是？他們不信上帝，到處被人家罵做異教徒，罵

做魔鬼，這也是他們受人家欺負的原因了。

（廠裏面鬧聲。）

兵士 B 怎麼剛進去就鬧起來了。

兵士 A 這年頭世界簡直變了，從前還止有男子不安份，現在連女人也不安份起來了。

兵士 C 是啊，真是什麼都沒有從前那麼容易對付了。

（裏面大鬧聲“該的，該的！”）

（門房急到他們的崗位。）

門房 （臉上嚇成蒼白色喘息着）排長呢？排長呢？

Don Jose 排長在那邊談話。

排長 （急上）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門房 噯呀，了不得啦！捲烟間裏殺死了一個女工，……鬧得不得開交，快些派幾個兵士去彈壓。

排長 啊，好，Jose！你快些帶兩個人去看看。

Don Jose 是。（行禮，率兵士 A B 急去。）

排長 真是怎麼鬧的！居然殺起人來了。

（鬧聲愈大。）

兵士 C 那麼許多人聚在一個屋子裏我早知道要鬧出事情來

的。

排長 以後要好好的看守，遇着有滋事的女工要拿來嚴辦。

兵士 C 是，是。

（Don Jose 與兵士 A B 押 Carmen 出，她用圍巾包着頭，祇露着兩隻大眼睛。）

排長 （迎問）殺人的是誰？是她嗎？

兵士 A 是她。

排長 怎麼一個情形？

Don Jose 報告：我帶了他們兩個到捲烟間的時候裏面鬧得很利害。祇看見一邊倒着一個女人滿臉是血，臉上帶着十字形的傷。是被人家用小刀子割壞的。另一邊有好幾個女工抱着這個女人，手裏還拿着一把切烟的小刀。她們說她是兇手。有的女工罵她是惡魔，也有許多女工說她做得好。她們兩三百人一齊說話，我也鬧不清楚誰是誰非，請排長親自審問。完了。

排長 （問女）你叫什麼名字？

Carmen Carmen。

排長 在這工場裏做工做了多少日？

Carmen 做了一年。

排長 你爲什麼殺起人來了？

Carmen 我那兒殺人？我不過在她臉上畫了個十字。

排長 好刁惡的女人！回頭我們在你的臉上畫一個十字看看。

——你且說你怎麼和那個女人鬧起來的。

Carmen 那個女人是和我同坐在一個橈子上的。因爲我平常愛說廠裏辦事人的壞話，她不高興，謗她同廠裏管事的怎麼要好。又說管事的許她到 Triana 馬市替他買一匹驢。我說你這樣的美人再騎上驢子可更加了不得了。可惜我們不能讓你一個人騎驢，我們都吃不飽麵包，因此我勸她別爲了一匹驢子賣了我們大家。還是和我們一道爭到底的好。她說，“誰都像你這種惡魔的女兒祇曉得爭麵包。”我也笑她說“可知道上帝的女兒是不吃麵包的。那你又幹嗎來做這樣的苦工呢？”她說“上帝的女兒雖然也吃麵包，可是她們知道安份所以死了上天堂，不像惡魔的女兒活着不安份，死了要墮地獄。”我說“你是安份的爲什麼又去和管事的要好，還想騎他的驢子呢。”她被我問得急了說“我不愛同惡魔的女兒說話”。我說“哼！我倒要看

看你這上帝的女兒！她說“上帝的女兒額頭上有十字，魔鬼見了就怕。”我說“我爲什麼不怕？大約你的額頭上的十字還不很清楚，我替你畫上一個罷。”我順手就用切烟捲的小刀在她的額頭上畫了個十字啦。

排長 唔。你真是個不法的女人！老早就聽說你在工場裏很不安份。你可知道你現在犯了什麼罪？

Carmen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麼罪。不過我知道我們做的事情在你們的法律上都是不對的。

排長 好刁的嘴！來，Jose！把這個女人押到監獄裏去。

Don Jose 是。

排長 （對兵士C）來，同我去看看那受傷的女工。（兩人匆匆退場）

Don Jose （對女）姑娘，那麼，同我走罷。

Carmen （從圍巾露出可愛的臉）官長，你安排帶我上那里去呢？

Don Jose （很親切地）對不起。帶你到監獄裏去。

Carmen “到監獄去？”噯，這怎麼辦呢？那是多麼可怕的地方！長官，你可憐我罷！真是，你是這樣一位又年輕，又